

论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

马俊峰 张德全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马克思哲学旨在反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反对将事物抽象为实体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开启另一种哲学。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使哲学终结,马克思试图把实践引入哲学,从政治经济学切入,揭示传统哲学的缺陷,以此颠覆形而上学的方法,超越形而上学。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0)03-0012-05

On the Method of Marx' s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MA Jun-feng ZHANG De-qu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Marx' s philosophy aimed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as opposed to something abstract entity approach, the purpose is to open another kind of philosophy. From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s to the end of philosophy, Marx attempted to introduce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from the asp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reveal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s a means to subvert the metaphysical approach beyond metaphysics.

Key words Marx; Philosophy;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题,旨在探究存在最一般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形而上学也就被称为本体论。它也可以被定义为对存在的本质、基础及其结构问题的哲学探索。而马克思哲学并非如此,但是学界还有学者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之中,论证有关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问题。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仍然没有超越形而上学的窠臼,与西方传统哲学没有什么区别。究其原因,是他们沿着本体论的思路追寻和论证马克思哲学,力图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化,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仅徒劳,而且是无益于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其实质,恰恰是我们的学者被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所俘虏,陷入了主体哲学所设计的陷阱。本文从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抽象概念和方法论的批判,论证和阐述马克思哲学是反“本体论”和反本质的。马克思从语言

切入,澄清语言使用所带来的形而上学的混乱,提醒哲学谨防陷入“语言的牢笼”。这样,马克思使自己的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严格的区别开来:西方哲学在解释中使自己变得更为思辨和抽象,而马克思哲学指认改造世界,在实践活动之中明晰和阐释了哲学自身。

一、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

马克思从“现实问题”出发,质疑思辨哲学,他批判和清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因为他们所构想的是一种独断的、幻想式的抽象范畴系统,而这些抽象的范畴系统是与人现实生产活动没有任何关

收稿日期:2009-12-24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系的, 正因如此, 马克思展开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实体”、“真理”、“抽象的人”概念展开了批判。

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是研究实在学问的, 它认为对实在的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否则, 那种研究活动就值得怀疑。形而上学的研究是依赖思维的抽象能力, 制造出一些抽象的范畴, 利用此范畴进行逻辑的推理和演绎, 形成一些虚假的幻想。正如马克思所说: “以前的旧唯物主义,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54} 唯心主义没有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活动, 或者当作实践去理解, 是因为它们缺乏一种“实践”的维度。旧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诠释“实在”的。

马克思引入“实践”, 以此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于是, 马克思给旧唯物主义的“实在”加上了“实践”这一维度, 使旧唯物主义发生彻底改变, 成为以实践为标志的新唯物主义。而且在对待“实在”问题上, 马克思指出, 思想的实在不能脱离实践, 离开实践的思维就会成为“纯粹经院哲学”^{[1]55}。由此可见, 马克思在给“实在”加上实践以后, “实在”不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在”, 它转化为人的感性活动, 即物质生产活动。这既不同于唯心主义所谓的“实在”, 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实在”。这样, 马克思就与旧哲学决裂了。在马克思看来, 形而上学是一种玄想哲学, 他的工作是“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判等无稽之谈”^{[1]75}。马克思对一切先验的、非历史、非现实、非具体的主体类本质进行了颠覆和解构。

真理是认识论上的一种重要概念。近代以来, 哲学家或者从主客观统一角度来阐释真理, 把真理看作认识与对象之间的一致或符合, 如洛克、休谟; 或者从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联来理解命题为真的条件和真理问题, 如维特根斯坦; 或者从自明观念为前提判断命题的真理性, 如笛卡儿、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 或者从实际效果出发判明命题性质和观念真理, 如皮尔士和詹姆士。但它们往往是从理论上加以论证, 这就使得真理变得神秘起来。因此, 马克思指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说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6} 这说明, 真理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问

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55}。而不应该依据逻辑推论论证真理。这是因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1]72} 因此, 人们是他们自己观念和思想的生产者, 当他们自己在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 他们要受到现实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 真理既是绝对的, 又是相对的, 它既不是抽象的思辨, 也不是绝对永恒, 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的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把人理解为孤立人或者自我。马克思认为: “事情是这样的: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 而是现实中的个人, 也就是说, 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1]72} 所以, 这些个人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人的历史不再“是一些僵死的事实汇聚”, 也不再是像唯心主义者认为的那样, 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处于社会中生产的个人。而那种“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 属于 18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故事, 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 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 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 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 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2]22} 在马克思看来, 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经验事实”得到说明, 这种“经验事实”就是人们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 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那么,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 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79} 这就说明, 如果人想要生活, 就必须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协作的基础上进行生产, 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从

这个意义上讲,物质生产活动才是永恒的,自然的。它确保了现实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保证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马克思透视形而上学的方法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批判中,已经表现了他独特的方法,因为认识的每次进步或者突破,都意味着在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突破或更新。马克思之所以对“实在”、“真理”、“抽象的人”这一概念有深入的批判,主要在于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一种“批判的武器”,即对现实社会事实分析的“抽象能力”,也即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样,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逻辑就在这里被宣布为非法。

形而上学之所以会构想出一种独断的、幻想的抽象范畴系统,主要在于缺乏对现实事实的客观分析,虽然他们也具有很强的抽象能力,但是他们往往容易忽略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产生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例如,经济学家们通常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他们没有说明,这些生产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只是“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了”^{[1]138}。

形而上学的抽象,仅仅是抽象,缺乏分析,致使抽象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马克思指出,这种抽象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然,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这个现实世界淹没在抽象的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1]139}马克思指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上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如果像形而上学那样,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然后

把逻辑范畴看作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他们就会把运动逻辑公式看作是绝对方法。如果形而上学把任何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那么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其结论就是,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是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抽象运动的实质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1]140}形而上学把现实关系作为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认为它们是从纯理性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换言之,在形而上学看来,现实关系是由思想的运动建构起来的,这样,形而上学就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形成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概念和范畴。

马克思指出,形而上学没有认识到,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产生的,例如人们制造的呢绒、麻布和丝织品,是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以生产工具为中介,凭借劳动技能生产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切相连。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将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取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正因如此,“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样,“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142}

从上所述,我们看到,形而上学有三种特征,一是通过“抽象能力”制造“抽象概念”。二是它把范畴视为固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三是把范畴在作为研究对象,从范畴演化和推理构建世界,探究世界本体问题。对这样的形而上学,马克思都有相应批判。首先,马克思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式,以克服形而上学的“抽象能力”。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接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2]142}其

次, 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将范畴固定化和永恒化的缺陷, 指出自己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辩证法在对现存的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 112}最后, 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自己的学说, 这样, 他就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在马克思看来, “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示以后, 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 112}我们可以看到, 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范畴, 其实是对物质生活的升华。也就是说,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而那种把形而上学抽象扩展在资本主义社会, 其最终表现是: 真的成为假的, 假的变成真的; 虚的变成实的, 实的变成虚的; 主体物化为客体, 客体翻转为主体。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 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超越了他们的物化现象, 科学地阐释了产生物化现象的历史根源, 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形而上学的独断、幻想和抽象,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三、马克思对形而上学语言的剖析

形而上学有一套自己的哲学语言, 这种哲学语言使得哲学走向抽象思辨。它们不是用“人的语言说话”, 而是使用纯粹思辨语言创造本质。就黑格尔为例, 他的人与自然完全是绝对理念的人和自然, 因此, 马克思指出: “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词、象征。因此, 主词和谓词的关系是绝对地相互颠倒了: 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 或者笼罩客体上的主体性; 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性, 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 以及作为过程的主体……”^{[4] p113-114}。紧接着马克思说, 如果用人的语言来说, 那种神性的辩证法的本质, 无非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所以, 关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是从哲学语言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揭露了“哲学语言的秘密”, 他写道: “对哲学家们来说,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 他们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 在哲学语言里, 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 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5] 525}这是因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与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 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 81}既然, 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之中产生的, 那么,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语言”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 这种日常语言就不会把人的思想导向“本体论”。因此,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 “从语言降到生活”, 哲学家才能发现语言是怎样被歪曲的, 现实生活是怎样被抽象和虚化的。正因如此, 马克思写道: “哲学家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 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 就可懂得, 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 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5] 525}难怪马克思说“它们没有历史, 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 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 73}可见, 马克思对哲学语言秘密的探究, 是想宣告哲学的终结, 即旧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从哲学的功能方面出发, 指出形而上学的哲学语言是仅仅停留在对物的思辨抽象上, 例如, 人们认识水果, 一般从特殊的水果(苹果、梨子、桃子)开始, 认识到一般的水果(水果概念)的。可以说, 水果概念是对具体水果本质的反映,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具体水果是第一性的, 水果概念是第二性的, 而思辨的唯心主义却颠倒了它们的关系, 将水果概念看成是第一性的, 独立于具体水果而存在的, 这就是把一般实体化。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方式使它们自身停留在用语言编织的思想世界里, 他们的哲学语言无法触动现实, 那么, 他们的政治革命, 就只能是“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 是乌托邦的梦想”。在马克思看来,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 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通过物质力量, 推翻旧社

会制度,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这既是新哲学的要求,也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内在要求,因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 16}

我们知道,要终结旧哲学,或者要彻底超越旧哲学,甚至驳倒形而上学,马克思就得有一种不同于旧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哲学系统,否则,马克思对旧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就像施米特站在自由主义范围内批判自由主义,尼采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反对形而上学,海德格尔以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一样。马克思面对现实,从物质生产的人出发,那种构成人的活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走进了马克思的眼帘,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立统一。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指出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换言之,那种从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则是集中反映和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的。于是,马克思就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实践”(物质生产活动)的大地上,他把一切理论的最终原理看作不是来自理论本身,而是来自人们的现实生活。正因如此,马克思所构建的哲学系统区别于旧哲学或形而上学,而且当这种“哲学”站立在实践的大地上,批判思辨的幻想或超验的实体时,它就更具有彻底性的批判力量。

马克思的“哲学”是不同于旧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是一种新哲学,它是反对本体论的,正如国内学者张一兵教授指认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在

于取消一切抽象的本体论时,施米特是深刻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否定了观念的本体论,也否定了费尔巴哈抽象的物质和人的本体论,最后还否定了赫斯和他自己原来那种抽象的实践和劳动的本体论!马克思在这里否定了一切逻辑本体论,所以我说过,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反体系的。”^{[6] 360}所以,那种用本体论方式解读马克思的哲学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合理的。如果我们从马克思对形而上学基本概念、方法的批判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内论证本体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有学者要着意论证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那无疑是把马克思哲学拉回到旧哲学传统中。马克思指认“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事哲学不是一种观念世界的思辨活动或游戏,而是要改变世界,使得这个世界能够更美好,更适合人类居住,而不是其他。就此而言,哲学给人类带来的是幸福而不是灾难。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人民出版社, 2000.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60.
- [6]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